

春之歌

悸动

魏振强

天开始放晴，春天的面目越发清晰、朗润、繁茂，脱去棉袄的小娃们坐在阳光里，拍着小手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歌声里有缤纷鸟鸣，有斑斓光辉。没有什么季节比春天更明媚，没有什么声音比童音更清脆。慈悲的季节，让孩子们更活泛；孩子们的纯真，让每一个春天更丰富、饱满。

比娃娃们大一点的是少年，他们在操场上追逐打闹，喊叫声刺破苍穹；老人们坐在远处，眼睛和阳光一样昏花，笑容和花朵一样安静。花朵确实安静，要是没有风的吹动，没有蝴蝶的扇动，它们会永远安静地生长、展开、绽放。

春天是大地上蠢蠢欲动的芽苞，是翩翩起舞的枝条和闪亮的溪水，是人们内心安放的一个个美好故事。季节的风吹过一张张脸庞，翻动一页页往事，故人在岁月的册页中醒来，另一颗心忽然悸动。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刻。

摄影：孔祥秋 版式：伟东



春天的脚步总是大胆而洒脱，温言暖语又热烈忘情。只要你留神留意，大地上到处都有丹青妙笔，国画的形式、油画的形式、水彩画的形式，甚至临摹的方式、拓片的方式，每一处都笔墨清秀、布局疏朗、风格秀逸隽永，每一笔都熠熠生辉，饱满地丰富着每一颗从冬天走过来的心灵。

几缕薄雾，几星晨霜，几点寒梅，几声喜鹊的叽叽喳喳，一切都在轻轻的晨风中微微荡漾，像一颗石子掉进了池塘，一圈一圈的波纹慢慢散开，慢慢剪辑，慢慢品尝。如果你此时抬头，蓝天白云必然怀揣着诗情画意。是的，春天需要仰望，虔诚地仰望。但春天更需要我们俯下身。

俯下身，那些田野和山冈，碧绿的小麦、脆嫩的油菜，还有紫云英、蒲公英、车前草以及许多叫不上名的野花野草、杂树杂花，便不约而同而开心欢唱地走向我们。它们啾啾，在去年的枯叶之中，在那片灰白色的熙熙攘攘的枯草之上，真正是“雏凤清于老凤声”地绝唱与追问。谁能在这些追问声中辨别出它们的对话细节来？但它们留给我们的却是轻歌曼舞，我看见它们虽有些蜻蜓点水的模样，虽有些小口小口的吮吸，但却是大片大片的手舞足蹈的茁壮。沟渠旁已经有了融化后的涓涓细流，“至深至浅清溪。”李冶的《八至》让这些清溪期艾地响，有些慵懒，有些清纯，甚至有些抑制不住。细流中总有欢唱的小鱼秧，说实话，我一直没找到它们的来路，它们似乎也从不在于这个，既闪转腾挪又温文尔雅，像一句箴

仰俯春天

金国泉

言，像一首情诗，更像是春天里一枚秀雅而经典的装帧。

从田畴到山冈，从山冈到村寨，从村寨到湖叉塘堰，总有几只鸟儿走马之间便不经意地从哪棵树枝上飞入天空盘桓，不时鸟瞰几眼，鸣唱几句，在鸟瞰与鸣唱的同时，投下它梭来梭去的身影。我知道，它们一定是在对这个春日的大地进行检索与浏览，这检索与浏览中，文气总是多于武味，至情至性伴随传送芬芳；总有几头水牛在田野中不时对着远方哞哞几声，不长不短，也总会有一两只小牛犊在一旁闹腾，也总会有几只小喜鹊在它们的脊背上飞上飞下，不高不低，或许这便是《菜根谭》所说的“花看半开，酒饮微醉”的境界，也总会有几只小狗在村口在蜿蜒小路上与放学的少年儿童一起相互追逐、打闹，拍拍手、跺跺脚、蹦蹦跳，在地上打个滚，向天空放个纸鸢都是那样甜蜜的“亡赖”。

田埂上、沟渠旁总有三五成群的父老乡亲荷着锄、挑着担、弯着腰，那么一个完美无缺的榫卯结构。他们在赏春还是在镌刻？但都像是经过上苍的精心筛选，我感到每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的道场，在这个道场上，他们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唠不完的家常话，与大地与种子有吻不完的深情、盛情与

舔犊之情。

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境况，我不禁想到了宋代宋伯仁传下来的那个叫《梅花喜神谱》的孤本，我虽属网上下载而得，却仍然是那样的让我大饱眼福：蓓蕾四枝、就实六枝、欲开八枝、欲谢一十六枝、烂漫二十八枝……麦眼、柳眼、椒眼、蟹眼，悬钟、向日、蛛挂网、抱叶蝉、木瓜心……这些细致到惊心动魄的描述无一不见其匠心独运、慧眼独具。我却不具备那个慧眼，远处田埂地坝中的父老乡亲即便如梅花朵朵，我也无法站在柳枝桃杈的下面学其皮毛地细数蓓蕾几枝、欲开几尖、烂漫几许。

有雨就会丝丝地下，每一滴都像是记得真切的乡愁，有草木的滋味，有泥土土墙的情怀，有母亲早起灶间炊烟升起的烟火气息，这升腾类类似于打磨、勾勒与细心刻画；或疏或密，或呛人或疏骨，或细细散开，或粗粗腾起，母亲有时添灶有时切炒，有时呼猪，有时唤鸡，有时向外探身有时背转锅台，真正一幅淋漓尽致的尺牍水墨。

有阳光就会朗朗的照，每一缕都像在为村寨镀金，有蓝天白云为证，有开怀的池塘为证，它们在向着远方敞开，向着远方抄写经文，诵读经书，那么虔诚，那么的锱铢必较，真正地既有儒家的认真踏

实，又有道家的思想深邃，更有佛家的飘然洒脱。

有风就会轻轻地吹，每一丝都像是默默的期许，这期许中藏着冬雪的悄然消融，藏着村口那棵老槐树眠眠一笑的正襟危坐，像一个气韵沉雄的幽燕老将，它们那么默契，那么相互调教与切磋，一招一式，都似乎博大精深。

我常常想，艺术如果减去美还剩下什么？这“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的美，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的美，的确，先是苦菜花嫩黄一片，然后是紫云英满田野奔放，然后是蓼茸、蒿笋徐徐绽开，再后来是油菜花铺天盖地，再之后就是桃花、梨花、杏花……每一瓣都像是窖藏的美酒，每一朵都像幸福的手掌，手掌托起的是夙愿，是岁月静好。



金国泉，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天津文学》《散文》《散文选刊》等50余家省以上报刊。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多部。现居安徽望江。